

# 全球花生贸易格局演变及政策启示

李佳辰<sup>1</sup>, 李孝忠<sup>1,2</sup>, 白子明<sup>1</sup>

(1. 东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哈尔滨 150030; 2. 东北农业大学 黑龙江省绿色食品科学研究院, 哈尔滨 150028)

**摘要:**基于贸易网络和拓扑学原理,利用1999、2004、2009、2014年和2019年全球花生贸易截面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1999—2019年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演变特征及对中国花生对外贸易政策的启示。结果表明:全球花生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直接交易路径在不断缩短,全球花生贸易核心国家在已有稳定成员的基础之上逐渐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中国、美国和荷兰是1999—2019年世界重要的花生贸易枢纽国,中国拥有较强的独立开展花生出口贸易能力,但开展花生进口贸易时受其他国家的约束力度仍较大;中国花生进口量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大幅度回落,贸易风险不断增大;基于中国花生出口贸易格局的多元化趋势,国内花生产业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据此建议,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市场中的中介影响力,积极开展花生双边及多边贸易合作;对中国花生的重要、传统和潜在出口市场实施不同的出口策略;相关部门可为中国花生进口渠道多元化提供必要的政策和信息支持。

**关键词:**全球;花生贸易;社会网络;中国;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TS222+.1;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969(2022)02-0008-08

## Evolution of global peanut trade pattern and policy implication

LI Jiachen<sup>1</sup>, LI Xiaozhong<sup>1,2</sup>, BAI Ziming<sup>1</sup>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30, China; 2. Heilongjiang Institute of Green Food Science, Northeast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de network and topology, and the cross-sectional data of global peanut trade in 1999, 2004, 2009, 2014 and 2019,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evolution of global peanut trade network in 1999–2019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eanut trade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irect trade routes between peanut trading partner countries were becoming shorter and shorter, and the core countries of global peanut trade we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China, United States and Netherlands were the world's important peanut trade hub countries in 1999–2019. China had a strong independent ability to carry out peanut export trade, but the import trade was still subject to greater constraints by other countries. China's peanut import volume would not drop significantly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the trade risks were increasing. Based on the diversification trend of China's peanut export trade pattern, the domestic peanut industry was facing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wa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China's intermediary influence in the global peanut trade market, actively carry out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implement different export strategies to China's important, traditional and potential peanut export markets, and the relevant authorities should provide the necessary policy and information support for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hina's peanut import channels.

**Key words:** global; peanut trade; social network;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

收稿日期:2021-04-21;修回日期:2021-10-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1BGL286);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CARS-14-1-32-1);黑龙江省社科基金(18JYB137);东农学者学术骨干项目(54933012)

作者简介:李佳辰(1997),女,在读硕士,研究方向为油料作物经济(E-mail)lijiaichen0825@163.com。

通信作者:李孝忠,副研究员,博士(E-mail)lee@cau.edu.cn。

花生是优质植物油脂和蛋白质的重要来源,也是食用、榨油兼用的经济作物,在全球食用油籽总产量中花生占比约8%,在我国食用油籽总产量中其占比约30%<sup>[1]</sup>。由于花生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人口红利增长阶段,花生产品曾凭借其价格和数量的双重优势,成为我国油料作物中为数不多的常年保持贸易顺差的农产品,同时也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中唯一具有竞争优势的油料作物<sup>[2-4]</sup>。然而,受近年来国内消费需求刚性增长及印度等一些花生出口大国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的影响,中国花生产品的国际贸易规模被不断压缩,出口创汇能力也在不断减弱<sup>[5]</sup>。

2014年之前,我国几乎不进口花生,从2014年开始我国花生进口量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并逐渐往全球最大的花生进口国方向发展<sup>[6]</sup>。在以往全球花生贸易格局中,欧盟、印度尼西亚一般作为世界前两大花生进口地区和国家,印度、阿根廷、美国和中国是传统花生出口国。近年来,伴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疫情等不确定事件的发生,全球贸易格局呈现快速演进的趋势。鉴于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角色以及竞合态势的转变,刻画和总览全球花生贸易格局的演变规律及结构特征,洞察和展望中国花生对外贸易格局走势,对加快中国花生对外贸易政策调整,引导国内花生生产、加工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有关花生贸易的研究多侧重于比较优势、技术性贸易壁垒、海关病虫害检疫等领域,分析方法大多采用定性分析或者利用国际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等一系列指数测算来展开<sup>[7-10]</sup>。但当把中国置身于全球开放交融的国际市场大格局中时,鉴于贸易往来国家数量之多且贸易关系之复杂,仅利用单纯的双边贸易数据测算出传统贸易指标的分析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展示一国某类产品在全球贸易市场背景下的格局变动趋势<sup>[11]</sup>。因此,为明确全球某类产品市场中不同国家的角色类型,策略性地优化该产品的对外贸易布局,尽可能争取增量市场和避开相似市场竞争,源自社会关系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国际贸易领域应运而生,该方法为学术界系统研究贸易网络的动态变迁特征、贸易网络节点距离及空间变化特征,以及国家特征异质性与贸易网络间的交互作用等问题,提供了新范式与新方法。

基于以上认识和判断,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格局演变特征,系统把握全球花生贸易变化的深度和广度,了解中国在全

球花生贸易中的市场地位变化特征、贸易角色演化趋势。具体研究路线为: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1999—2019年全球及中国花生贸易的发展基本态势,梳理和归纳全球及中国花生贸易发展表象特征;其次,基于贸易网络视角,采用网络密度、互惠性系数、一体化程度指标、网络中心性指标以及核心-边缘结构等具体方法,解释表象特征隐含的网络结构特征内生变迁规律;再次,探讨当前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贸易形势变化;最后,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全球花生贸易格局演变对我国花生对外贸易发展的政策启示。

## 1 研究方法 & 数据来源

### 1.1 研究方法

根据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分析范式,将参与全球花生贸易的国家作为“节点”,国家之间的花生贸易关系为贸易网络的“边”,花生贸易的流动方向为该贸易网络的“边的方向”,构建全球花生贸易整体网络,其中,花生出口国所在节点是外向流出,花生进口国所在节点是外源流入。具体来讲,就是在全球花生贸易的有向复杂网络中,全球花生贸易关系复杂网络用邻接矩阵 $A$ 表示,若 $t$ 年第 $i$ 国与第 $j$ 国存在花生贸易关系,则邻接矩阵中 $a_{ij}(t) = 1$ ,在复杂网络中建立一条从节点 $i$ 到节点 $j$ 的“边”;若 $t$ 年第 $i$ 国与第 $j$ 国不存在任何花生贸易关系,则邻接矩阵中 $a_{ij}(t) = 0$ ,复杂网络中从节点 $i$ 到节点 $j$ 之间不存在连接关系,即没有“边”存在。基于此,本文将从以下5个方面的网络指标对全球花生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进行分析。

#### 1.1.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是指实际存在的贸易联系占理论上最多能建立贸易联系的比例,是用来衡量网络整体紧密性的指标,表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间联系紧密程度。该值越大,网络的紧密性越高,反之则联系越稀疏。其取值范围为 $[0, 1]$ ,当网络密度 $D = 1$ 时,表明贸易网络各节点之间完全连通,当网络密度 $D = 0$ 时,贸易网络中各节点完全孤立<sup>[12]</sup>。对于某有向贸易网络密度的表达式为:

$$D = \frac{L}{n(n-1)} \quad (1)$$

式中: $L$ 表示实际存在的联系数目(个); $n$ 表示节点数量(个)。

#### 1.1.2 互惠性

互惠性系数能反映贸易网络中两两国家之间互相选择的程度,该值越大,一方面表明该产品的产业内贸易程度在不断加深,另一方面表明国家之间贸

易信息的传播和流动速度越快,贸易合作更加有序,使得整个贸易网络结构更趋于稳定。其中,国家*i*出口花生到国家*j*,并不意味着国家*j*也会出口花生到国家*i*<sup>[13]</sup>。表达式为:

$$\rho = \frac{\sum_{i \neq j} (a_{ij} - \bar{a})(a_{ji} - \bar{a})}{\sum_{i \neq j} (a_{ij} - \bar{a})^2} \quad (2)$$

式中: $\bar{a} = \sum_{i \neq j} \frac{a_{ij}}{n(n-1)}$ 。在有向网络的邻接矩阵中,如果节点*i*和节点*j*之间有连接,则 $a_{ij} = 1$ ,否则 $a_{ij} = 0$ ,*n*表示网络中节点的数量。

### 1.1.3 一体化程度指标

#### (1) 平均聚类系数

聚类系数是指一国的贸易伙伴之间存在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反映了研究对象周围节点之间的连通性,是贸易组团内部各节点间连接程度的指标,其取值范围为[0,1]。所有节点聚类系数平均值称为平均聚类系数( $\bar{C}$ ),反映整个网络节点周围的平均聚集程度,其表达式为:

$$\bar{C} = \frac{1}{n} \sum_{i=1}^n \frac{e_i}{k_i(k_i - 1)} \quad (3)$$

式中: $k_i$ 表示节点*i*的节点度(个); $e_i$ 表示*i*的 $k_i$ 个邻居间边的数量(个)。

#### (2) 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路径长度(*l*)是指贸易网络中所有可能相连的节点之间最短路径的平均步数,是测度网络贸易传输效率的指标,越短的平均路径长度说明运输效率越高,其表达式为:

$$l = \frac{1}{n(n-1)} \sum_i \sum_j d(i,j) \quad (4)$$

式中: $d(i,j)$ 表示网络中节点*i*和节点*j*之间的最短路径。

### 1.1.4 网络中心性指标

#### (1) 绝对中心度

绝对中心度( $C_D(i)$ )由出度中心度和入度中心度构成,绝对中心度越高意味着该国拥有与其有直接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越多,在该贸易网络中的集中程度越高,其表达式为:

$$C_D(i) = \sum_{j=1}^n a_{ij} + \sum_{i=1}^n a_{ij} \quad (5)$$

#### (2) 介度中心度

介度中心度衡量网络中行动者的中介枢纽作用,反映对整体网络路径的控制能力。在全球贸易网络中,若某国处于网络中两节点间的交叉路径上,则其可以通过控制信息的传递来影响其他国家开展

同类产品的贸易<sup>[14]</sup>,介度中心度( $C_B(i)$ )的具体测度公式为:

$$C_B(i) = \sum_j \sum_k g_{jk}(i) / g_{jk}, j \neq k \neq i, j < k \quad (6)$$

式中: $g_{jk}$ 为农产品贸易网络中*j*国和*k*国间存在的捷径数, $g_{jk}(i)$ 为*j*国和*k*国间存在的经过*i*国的捷径数。

#### (3) 接近中心度

接近中心度衡量节点在贸易网络中独立开展贸易的能力,接近中心度越低意味该节点在开展贸易活动时易受其他节点贸易行为的约束<sup>[15]</sup>。可以分为出接近中心性和入接近中心性,分别反映了一个节点在发出和接收关系时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程度。使用 $CC_{o,i}$ 与 $CC_{l,i}$ 表示出、入接近中心性, $d_{ij}$ 与 $d_{ji}$ 表示节点*i*(*j*)到达节点*j*(*i*)最短路径的步数,出、入接近中心性的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CC_{o,i} = (n-1) / \sum_{j=1, j \neq i}^n d_{ij} \quad (7)$$

$$CC_{l,i} = (n-1) / \sum_{j=1, j \neq i}^n d_{ji} \quad (8)$$

### 1.1.5 核心-边缘结构

网络中节点之间的联系存在紧密与疏松之分,部分节点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另一部分节点则被边缘化,因此对网络进行核心-边缘检验有助于明确各节点在整体贸易网络中所处的地位。以往国际贸易网络的相关分析表明,世界贸易体系被证明存在核心-边缘结构<sup>[16]</sup>,利用UCINET6软件可计算出统计年间各国的核心度,将核心度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可将国家节点划分为核心国家、半边缘国家和边缘国家。

### 1.2 数据来源

所用的贸易原始数据均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中花生(HS1202)贸易数据,HS版本以报告(as reported)为准。在数据检索时,汇报国和伙伴国只要有一方存在贸易数据,即认为两国之间发生了贸易往来,若两国之间的进口和出口数据不一致,采取平均值方法;另外,将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进出口量合并计为中国进出口量,予以统一分析;同时,考虑到可能由于贸易网络年际差异较小,在进行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分析时,侧重选取1999、2004、2009、2014年和2019年作为主要的分析时间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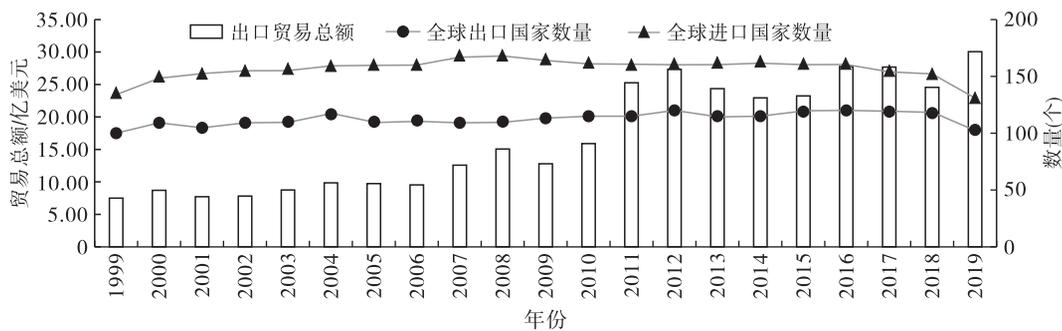
在相邻间隔的时间节点之间,根据已发生的贸易事件预判可能对世界及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格局产生较大影响。如: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之后,降低关税、开放市场、非关税措施等一系列油料贸易政策的实施;2006年5月29日,日本肯定列表制度的出台,导致2006年7月—2007年6月间,中国出口到日本的花生中有29批因农残超标被通报,对我国花生产品的国际声誉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增加了我国花生整体出口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2008年金融危机对全球农产品价格也造成了不小的波动,以至于我国花生出口的平均单价从2008年的1323.5美元/t跌至2009年的920.8美元/t,跌幅达30.4%;2010年,欧盟正式实施的《因黄曲霉

毒素污染风险而加强对某些第三国进口食品进行特殊控制的决议》中,对来自中国的花生及其制品的抽样比例由之前的10%提高到20%,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出口到欧盟的花生黄曲霉毒素检测力度;2013年中国外交部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花生贸易的互联互通,将增加该区域国家在全球花生贸易总份额中的占比。

## 2 全球及中国花生贸易发展概况

图1为1999—2019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下同

图1 1999—2019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

由图1可以看出,1999—2019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总额整体呈现出不断扩大态势,花生出口贸易总额从1999年7.50亿美元增长至2019年的30.06亿美元,增长了3倍多,2019年是近20年来世界花生出口贸易总额最大的年份,其次是2012、2016年和2017年,基本维持在27亿美元左右。世界花生进出口国家数量保持在较为稳定的波动状态,且各年份中花生进口国家数量普遍多于出口国

家数量,全球花生出口国家数量在2012、2016年达到近20年来的最大值(120个国家),在相对平稳的波动变化中,2018—2019年全球花生进出口国家数量出现了相对较大幅度的递减,全球花生进出口国家数量分别从2018年的152和118个递减至2019年的131和103个。

图2为1999—2019年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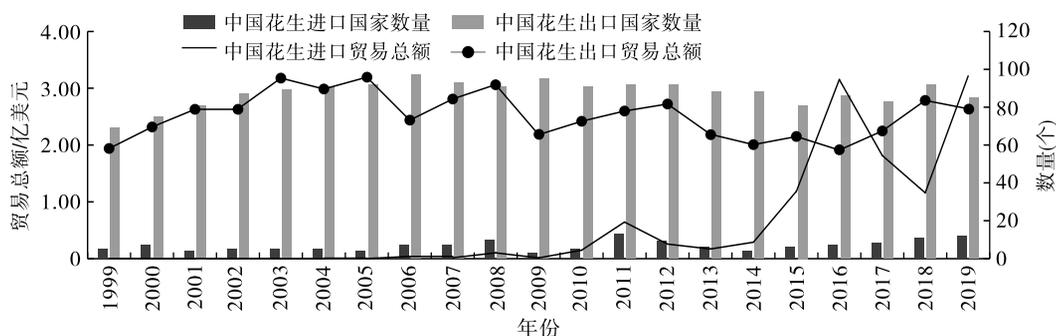


图2 1999—2019年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总额及进出口国家数量

由图2可以看出,中国花生进口国家集中在少数国家,而出口目的国相对分散较多,1999—2019年中国花生贸易伙伴国从74个增至97个,近20年来,与中国直接进行花生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年均增加率为1.36%,其中进口贸易国家从5个增至12个,出口贸易国家从69个增至85个。从贸易规模来看,2009年之前,中国花生进口贸易总额整体维持在较低水平,在2011年出现了进口小高峰之后,

虽然2012—2014年间有所回落,但是2014—2016年间花生进口贸易额极速增加,导致2016年我国花生贸易第一次出现逆差态势,2017—2018年间虽然有所回落,但2019年我国花生对外贸易第二次出现贸易逆差,我国花生进出口贸易呈现出逐渐打破以往花生贸易常年顺差的趋势走向。

## 3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演变特征及国家节点特征分析

结合 netdraw 可视化软件绘制的全球花生贸易

网络拓扑图(图3)以及ucinet测算的各指标值(表1),1999、2004、2009、2014、2019年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网络密度和网络中连带数量均呈现递增状态,表明参与全球花生国际贸易的各国间联系愈加紧密。在互惠性贸易方面,1999年有12.42%的网络关系具有互惠性,到2019年有15.46%的网络关系具有互惠性,表明全球花生贸易网络联系的总体呈对等性提升态势,全球花生产业内贸易程度不断加深。在全球花生贸易的一体化程度方面,一体化程度指标平均路径长度由3.1下降至2.9,平均聚类系数由0.324上升至0.428,表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直接交易路径不断缩短,传递效率逐渐提高,交易层级和交易环节减少,各伙伴国家之间的花生市场贸易联系趋于增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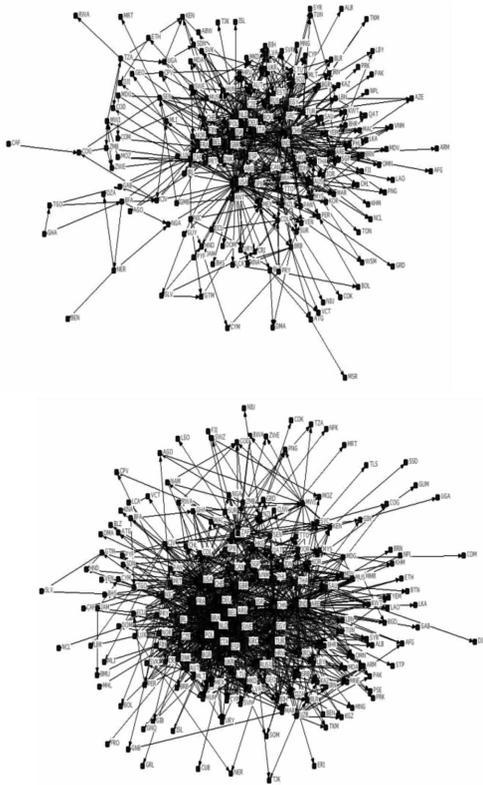


图3 1999年(上)和2019年(下)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拓扑图

表1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整体特征指标结果

年份	网络密度	网络中连带数量	互惠性	一体化程度	
				平均路径长度	平均聚类系数
1999	0.027 0	724	0.124 2	3.1	0.324
2004	0.027 6	982	0.131 3	3.2	0.316
2009	0.029 5	1 014	0.134 2	3.1	0.340
2014	0.031 9	1 144	0.155 6	2.9	0.379
2019	0.035 3	1 240	0.154 6	2.9	0.428

注:表中原始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处理后数据来自ucinet软件测算所得。下同

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整体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网络中心性指标对该网络中中国及重要国家节点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见表2。

从表2反映直接贸易伙伴数量的绝对中心度来看,在1999、2004、2009、2014年和2019年的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中国、美国、印度、荷兰、德国、英国的贸易伙伴数量始终保持在前十位,中国则始终处于第一的位置,表明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反映中介桥梁作用的介度中心度来看,拥有足够数量的花生贸易伙伴国使得中国和美国在2004年之后交替成为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贸易枢纽国,中国在这5个考察年份中介度中心度呈现先增后减,且其中介影响力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除此之外,由于荷兰拥有世界上发达的花生加工业,该国从中国、美国和阿根廷进口初级花生产品进行深加工,再出口至邻近的欧盟各国的进出口特征使得荷兰的介度中心度在该5年中也处于较为靠前的位置。

从反映独立开展进出口贸易能力的接近中心度来看,中国在这5年的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出接近中心度除了2004年,其余年份均为第四名,较为稳定,主要原因可能是中国拥有的花生出口目的国数量较多,作为花生出口贸易的中心行动者,能够获得更多的花生贸易信息和控制权限,受其他国家控制的程度较弱;从这5年的人接近中心度总体情况来看,全球花生贸易国家中独立开展花生贸易进口的国家每年情况差异较大,没有一个国家在这5年中始终保持在前十的位置,中国每年均不在该指标前十的行列中且排名较后,说明中国独立开展花生进口贸易的难度较大,易受花生出口国贸易决策的影响。

利用核心-边缘模型将1999、2004、2009、2014年和2019年全球花生出口贸易额前50的国家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结果见表3。划分标准借鉴邹嘉龄等<sup>[17]</sup>研究中将节点核心度大于0.1的作为核心地区,0.1~0.01的作为半边缘地区,小于0.01的作为边缘地区。

从表3划分结果来看,中国、美国、阿根廷、印度和荷兰核心地位较为稳定,且核心国家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这对全球花生贸易的整体稳定性具有积极影响,但仅就中国来说,其在核心国家中的核心地位是在不断减弱的。半边缘国家中,德国是这5年中始终处于半边缘国家的成员,其余国家大多处于不断流动状态,说明边缘国家和半边缘国家之间的花生贸易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表2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节点中心度指标结果

年份	前十国家	绝对中心度	前十国家	介度中心度	前十国家	入接近中心度	前十国家	出接近中心度
1999	中国	74	美国	4 153.62	波黑	1.17	加纳	16.06
	美国	63	荷兰	3 155.40	厄瓜多尔	1.16	布基纳法索	15.98
	印度	60	中国	2 280.79	哥伦比亚	1.15	冈比亚	11.56
	荷兰	54	南非	1 313.12	俄罗斯	1.14	中国	11.53
	德国	35	法国	1 146.36	哈萨克斯坦	1.14	印度	11.51
	阿根廷	34	德国	1 072.00	克罗地亚	1.13	美国	11.39
	英国	30	英国	939.29	蒙地尼格鲁	1.13	荷兰	11.14
	南非	27	意大利	785.14	巴拿马	1.13	阿根廷	11.07
	埃及	26	阿联酋	686.46	秘鲁	1.13	南非	10.84
	法国	26	墨西哥	606.25	吉布提	1.12	英国	10.79
2004	中国	95	美国	4 178.11	格鲁吉亚	1.18	尼日尔	12.74
	印度	69	中国	3 970.56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17	布基纳法索	12.63
	美国	59	法国	2 415.81	俄罗斯联邦	1.17	喀麦隆	10.73
	荷兰	54	英国	2 323.5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16	科特迪瓦	9.45
	法国	43	荷兰	1 662.46	安哥拉	1.16	加纳	8.95
	德国	42	南非	1 499.79	哈萨克斯坦	1.16	中国	7.96
	英国	38	意大利	1 435.81	荷属安的列斯	1.15	印度	7.84
	南非	33	西班牙	1 376.22	利比亚	1.15	玻利维亚	7.82
	埃及	32	阿联酋	1 177.97	圭亚那	1.15	美国	7.70
	意大利	32	越南	1 135.90	阿鲁巴	1.14	越南	7.65
2009	中国	99	中国	5 277.68	尼日利亚	1.22	喀麦隆	10.36
	印度	61	美国	2 990.34	阿尔及利亚	1.21	布基纳法索	9.07
	荷兰	60	荷兰	2 488.18	新加坡	1.21	科特迪瓦	7.75
	阿根廷	56	印度	2 060.67	马尔代夫	1.20	中国	7.37
	美国	56	德国	1 926.58	巴哈马	1.20	印度	7.27
	英国	44	法国	1 886.33	摩尔多瓦	1.20	阿根廷	7.26
	德国	43	英国	1 506.56	英属维尔京群岛	1.20	泰国	7.13
	埃及	41	阿联酋	1 291.15	洪都拉斯	1.20	柬埔寨	7.13
	比利时	38	泰国	1 050.26	萨尔瓦多	1.20	荷兰	7.12
	法国	36	南非	1 040.38	美属萨摩亚	1.19	美国	7.11
2014	中国	95	美国	4 634.27	蒙特塞拉特	1.26	科特迪瓦	15.12
	美国	80	中国	4 372.68	委内瑞拉	1.25	喀麦隆	13.14
	印度	73	德国	2 519.98	安提瓜和巴布达	1.25	美国	12.97
	荷兰	64	荷兰	2 124.80	圭亚那	1.25	中国	12.95
	阿根廷	56	南非	2 078.17	马耳他	1.24	印度	12.90
	德国	55	法国	1 867.48	伊拉克	1.24	阿根廷	12.79
	比利时	44	印度	1 813.60	阿塞拜疆	1.24	荷兰	12.51
	法国	38	英国	1 737.07	摩尔多瓦	1.24	德国	12.45
	英国	38	阿联酋	1 347.57	土库曼斯坦	1.24	英国	12.41
	巴西	36	印度尼西亚	838.21	库拉索	1.24	泰国	12.40
2019	中国	97	中国	3 646.11	黑山	1.07	塞内加尔	19.44
	印度	86	美国	3 541.92	开曼群岛	1.06	马达加斯加	18.63
	美国	83	荷兰	2 849.51	莫桑比克	1.06	贝宁	15.44
	荷兰	72	阿联酋	2 033.10	也门	1.06	中国	15.09
	巴西	70	法国	1 306.64	圣基茨和尼维斯	1.06	印度	15.04
	阿根廷	50	德国	1 200.25	百慕大	1.06	巴西	15.04
	德国	49	乌兹别克斯坦	1 071.20	乌克兰	1.06	美国	14.89
	比利时	47	南非	1 059.72	马耳他	1.06	荷兰	14.68
	埃及	47	印度	1 032.67	突尼斯	1.06	阿根廷	14.62
	英国	45	俄罗斯联邦	921.15	伊拉克	1.06	德国	14.22

表3 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半边缘和边缘国家分区

年份	核心国家	半边缘国家	边缘国家数量(个)
1999	中国、美国、阿根廷、印度、荷兰	尼加拉瓜、南非、以色列、新加坡、德国、冈比亚、法国、塞内加尔、希腊、卢森堡、巴拉圭、墨西哥、澳大利亚	32
2004	中国、阿联酋、印度、阿根廷、卢森堡、荷兰	波兰、巴西、比利时、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非、立陶宛、马拉维、德国、布基纳法索、坦桑尼亚、塞内加尔、美国、赞比亚、意大利	29
2009	中国、美国、印度、阿根廷、荷兰、埃及、尼加拉瓜、巴西	以色列、越南、马拉维、德国、阿联酋、南非、比利时、印度尼西亚	34
2014	英国、印度、中国、阿根廷、荷兰、埃及、塞内加尔、美国、巴西	立陶宛、葡萄牙、坦桑尼亚、波兰、阿联酋、德国、比利时、新加坡、缅甸、玻利维亚、科特迪瓦、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西班牙	27
2019	印度、美国、阿根廷、中国、巴西、荷兰、塞内加尔、缅甸	尼加拉瓜、埃及、越南、马拉维、比利时、以色列、德国、乌兹别克斯坦、南非、马达加斯加	32

#### 4 全球贸易网络下中国花生对外贸易形势分析

##### 4.1 我国花生进口量短时间内不会大幅度回落

一方面国内花生生产增长缓慢,不足以供应花生的消费,另一方面,全球花生库存在近些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塞内加尔、苏丹和美国的历史纪录性高库存导致的短期国内外市场价格差,使得进口花生对国内市场更具有吸引力,再加之世界花生贸易伙伴国之间交易层级、交易环节的减少带来的贸易便利化,使得中国大量进口花生成为当下必然趋势。

##### 4.2 进口量激增且进口来源国较为集中,使得我国花生进口贸易风险不断增大

2019年中国自非洲花生进口额达2.7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343%,数量达39.9万t,中国进口花生占全球份额由上一年的47%迅速增长至82%;2020年中国进口非洲国家塞内加尔花生约32.3万t,占比约30%,进口苏丹花生29.7万t,占比27%<sup>[18]</sup>。因此,近些年的贸易状况说明中国还需深化全球花生贸易布局,寻求更广阔的花生进口市场。

##### 4.3 出口贸易格局多元化使得我国花生产业拥有一定的发展契机

虽然我国独立开展花生进口贸易的难度较大,易受花生出口国贸易决策的影响,但是仍然拥有较强的独立开展花生出口贸易的能力。随着全球贸易体系更迭,尽管近些年我国花生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在不断降低,但基于中国花生出口目的国位置分散且数量较多,在全球贸易摩擦大形势下,中国仍然拥有较强的花生贸易中介影响力,即国内花生产业面临挑战的同时,机遇并存。

#### 5 结论及政策启示

##### 5.1 结论

从全球花生贸易整体特征来看:世界花生贸易伙伴国家之间的整体联系愈加紧密,国家之间花生

的直接交易路径不断缩短,交易层级和交易环节在减少,且全球的花生产业内贸易份额不断增加;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核心国家在已有稳定成员的基础之上逐渐增添新的成员国家,为全球花生贸易市场稳定奠定了重要基础;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在全球花生贸易中处于不断交替状态,具有一定的贸易灵活性。

从全球主要贸易国家特征来看:中国、美国、印度、荷兰、德国、英国的花生贸易伙伴数量,在1999—2019年始终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美国、中国和荷兰是1999—2019年来世界重要的花生贸易枢纽国;全球花生出口流向和贸易规模较为分散,情况复杂且灵活度高;中国拥有较强的独立开展花生出口贸易能力,但中国独立开展花生进口贸易时,易受花生出口国家贸易决策的影响。

从中国花生贸易特征来看:短时间内中国花生进口量不会出现大幅度回落;中国花生进口量激增且进口来源国集中,贸易风险不断增大;随着全球贸易体系更迭,基于中国花生出口贸易格局的多元化,即使在全球贸易摩擦大形势下,国内花生产业也同样拥有一定的发展契机。

##### 5.2 政策启示

##### 5.2.1 充分发挥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市场中的中介影响力

充分利用中国在全球花生贸易网络中较高中介影响力,积极借助“一带一路”、上合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东欧农业合作机制等平台,加强与非亚太地区高收入国家间的合作,鼓励有竞争力的跨国农业企业加强国际合作,布局以中国为核心的花生贸易供应体系。顺应全球花生贸易网络连接缩短和频次加快的发展趋势,积极开展双边及多边花生贸易便利化谈判,聚焦降低关税及促进非

关税壁垒关税化,推动国际物流互联互通及缩短花生通关时间,提高国内检验检疫单据的国际认可度,优化花生海外运输路线和仓储体系,为促进中国花生进出口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 5.2.2 针对中国花生的重要、传统和潜在市场实施不同的花生出口策略

对于重要出口市场,如东欧国家,由于近年来该地区花生总进口量在逐年增加,鉴于该地区消费者人均收入水平不是很高,故对花生价格变动较为敏感,实施低价竞争策略有利于提高在该地区的市场占有率。对于传统出口市场,如欧盟和日本,该地区人均收入较高,且对花生产品的质量要求严格,故提高我国花生出口的质量检测监控标准,有助于稳定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对于潜在市场,如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周边国家,注重开发更具目标市场针对性和作为中间品贸易的优质花生品种,为争取增量市场奠定必要的产品结构基础。

### 5.2.3 我国相关部门应为中国花生进口渠道多元化提供必要的政策和信息支撑

中国从最大花生出口国到最大花生进口国的角色转变,核心度逐渐降低,即影响国内花生市场稳定运行的外部因素在不断增加,为保障我国花生国内外市场的健康可持续运行,在花生进口方面,为达到进口渠道多元化以降低贸易风险的目的,我国相关部门应提供具有时效性与准确性的花生进口政策以及国际市场中花生出口大国的市场信息,根据目前的进口形势以及国际市场中不稳定因素的发展趋势,及时对出口国开展风险分析与研判。

#### 参考文献:

- [1] 李淞淋,曹永跃.世界花生和花生油生产、贸易发展动态及结构特征[J].世界农业,2018(11):113-119,253.
- [2] 唐礼智.我国花生国际竞争力的比较分析与提升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2007(12):70-74.
- [3] 万书波.花生产业经济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
- [4] 周曙东,刘爱军,黄武,等.中国花生产业经济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6.

- [5] 张立伟,王辽卫.我国花生产业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及政策建议[J].中国油脂,2020,45(11):116-122.
- [6] 中国将首次成为全球最大花生进口国[J].中国食品学报,2020,20(9):9.
- [7] 章胜勇,李崇光.我国花生生产的比较优势分析[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1-15.
- [8] 林治乾,闫静.中国花生出口竞争力分析[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4):82-85.
- [9] 张秀青,刘珉.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实证研究[J].河南农业科学,2008(11):42-46.
- [10] 陈迪,王一茹.中国花生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产环节指标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3(11):112-119.
- [11] 马述忠,任婉婉,吴国杰.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分析视角[J].管理世界,2016(3):60-72.
- [12] 周墨竹,王介勇.基于复杂网络的全球稻米贸易格局演化及其启示[J].自然资源学报,2020,35(5):1055-1067.
- [13] 张莲燕,朱再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9,24(12):177-189.
- [14] 魏素豪.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产品贸易:网络结构、关联特征与策略选择[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101-113.
- [15] 种照辉,覃成林.“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网络分析方法的研究[J].国际经贸探索,2017,33(5):16-28.
- [16] 张勤,李海勇.入世以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角色地位变化的实证研究:以社会网络分析为方法[J].财经研究,2012,38(10):79-89.
- [17] 邹嘉龄,刘春腊,尹国庆,等.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格局及其经济贡献[J].地理科学进展,2015,34(5):598-605.
- [18] 2019年中国自非洲花生进口额增长343% 官员称未来仍具潜力[EB/OL].(2020-09-16)[2021-04-2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77983745272375227&wfr=spider&for=pc>.